

陳翔林著

張居正評傳

中華書局印行

陳翊林 著

張
居
正
評
傳

中華書局印行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 二十四年一月十四日執照警字第四二一九號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三六八號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再版

張居正評傳 (全一冊)

◎ 定價 銀 九 角



著 者

陳 翊 林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 費 逵

印 刷 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 門 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 埠 中華書局

江陵張文忠公生於明代，政績斐然，實近代中國一大政治家也。然其思想，精神與事業既爲舊史家所湮沒，復爲新學者所忽視，以致迄今蒙謗莫白，殊可惜焉。文忠當君主專制之時，身居政府十有六年，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任勞任怨，以爲國家。若而人者，殆曠世不一見者，吾今傳而評之，非惟爲文忠洗冤，亦爲民族增輝也。茲書首敘文忠之時代，家世與年表，次分述文忠自少至老各期之概況，復次分章闡明文忠之性格，治術，吏治，兵略，與學術諸端，最後乃殿以評論。取材多引遺著，論斷力求公允，自搜考以至成書，幾歷一年，而猶或不免於疎誤，所望好學之士進而教之，則幸矣。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廿日陳翊林敘於上海寄廬。

張居正評傳目錄

敘

第一章	時代家世與年表	一一—一八
第二章	少年時代	一九—二四
第三章	入仕時代	二五—三二
第四章	歸田時代	三三—三八
第五章	再入仕時代	三九—五四
第六章	柄政時代(上)	五五—六八
第七章	柄政時代(中)	六九—八六
第八章	柄政時代(下)	八七—一〇〇
第九章	品性與抱負	一〇一—一一〇
第十章	治術與政論	一一一—一二八
第十一章	吏治與用人	一二九—一四八

第十二章	兵略與將將·····	一四九—一六六
第十三章	學術與著述·····	一六七—一八〇
第十四章	評論·····	一八一—一九二

張居正評傳

第一章 時代家世與年表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謚文忠，湖北江陵人，以地稱爲張江陵；生於西歷一千五百二十五年，死於西歷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卽自明嘉靖四年至萬歷十年，共享年五十八歲。文忠生有天才，二十三歲卽成進士，隨爲翰林官七年，講求政典，熟習國情，以不得志，歸田修養六年；三十六歲復出，歷任右春坊右允中，國子監司業，太子講讀，翰林院學士等官；四十二歲初入內閣兼掌部事，先後與徐階高拱李春芳等共同輔佐穆宗六年；神宗卽位以後，進爲首輔，獨掌政權十年，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文忠爲政，專主法術，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國家幾於富強，稱治一時，不僅爲明代惟一的大政治家，而且爲中國有史以來有數的大政治家；不僅爲中國有數的大政治家，而且爲世界有數的大政治家。然在當時既有人爲恩怨之見所蔽，不明文忠的真價值；在後世又有人爲史書之說所囿，不明文忠的真貢獻；所以我現在要本客觀的態度，做這本「張居正評傳」爲文忠來洗冤。

我們要了解一個大人物，尤其是要了解政治上的一個大人物，先須了解這個大人物所處的時

代，然後才可明瞭這個大人物如何一面爲那個時代所孕育，又一面推進那個時代前去。不過一個時代的情形千頭萬緒，應讓歷史的專書去敘述，本書既是文忠一個人的專傳，自然只能大略說說文忠所處時代的概況。

用世界歷史的眼光來看文忠所處的時代，是十六世紀初葉到末葉。這個時代在歐洲正當文藝復興之後，宗教改革極盛之時，列國間多從事宗教戰爭，而其國內也多以政教紛爭，未歸統一。中世封建社會雖開始動搖，然尙未完成君主專制制度，更談不到近代民治制度。世界航路雖已初步開通，發見了美洲，溝通了亞洲，然往來尙不甚方便，即美洲尙在開荒時代，沒有國家，中國尙在閉關時代，沒有外交，日本尙在封建時代，沒有統一。而此時代的中國與同時代的世界任何國家比較，則顯然進步一點：文化有四千五百年的歷史，領土占亞洲大陸的大部（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至雲朔，東西萬餘里，南北萬里。見明史地理志）全國政權業經明太祖重行統一了兩百餘年，君主專制制度早經完成。文忠在偌大一個富有文化歷史的君主專制國家中充任宰相有十六年之久，用「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手段，將整個國家一手統治起來，使他一天富強一天，像這樣的大政治家，在無論同時代或異時代的世界任何國家中實在是少數！

再用中國歷史的眼光來看，文忠所處的時代，已由明太祖時代的創業圖治，漸趨於世宗時代的

廢弛不振。文忠的少年時代，入仕時代，歸田時代以及再入仕時代俱在世宗朝，卽自嘉靖四年至嘉靖四十五年，既親聞嘉靖前事，又親見嘉靖時事。嘉靖前事，足以損傷國家元氣的爲中部宸濠之變，東南倭寇之患，與劉瑾紊亂朝政。入嘉靖後，初年雖若無大事可以苟安，然自嘉靖八年以至隆慶初年，俺答常犯邊入寇，至有「庚戌之變」，震動京師，邊將無一敢與之抗，武功不振，可算已達極點。而其他亂象尤遍於全國，世宗崇奉道教，「臥治」於上，嚴嵩一意擅權，橫暴於下，士子空談於學校，鄉官肆虐於民間，幾無一不足以召亡。文忠親見時事如此，乃以一翰林官於嘉靖廿八年上疏痛切陳詞如下：

『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故嫠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廁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膽爲陛下陳之，伏維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壅閼，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痺之患生矣。臣乃推今之事勢，血氣壅閼之病一，而臃腫痿痺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爲力矣，臣敢昧死以聞。』

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爲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爲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遠喻，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

之急於求治也。早朝晏罷，親信大臣奏事，輒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已納之，雖甚狂悖不罪也。百工奉職，宮無留事，德澤旁洽，流於無窮，一時際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卽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過於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不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羣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光，已八九年，雖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陛下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耳。夫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而遠隔於尊嚴之下，懸想於穆之中，逡巡嚙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常加譴責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當時之急務以爲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測，陛下虛已好諫之誠，未盡暴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明而未易進，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壅閼而不通矣。是以臃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爲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

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覩祖訓，觀國朝之所

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節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遁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于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奸貪淫虐，陵轢有司，陵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害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爲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

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于人才素未嘗留意以畜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敘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罹微玷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爲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况又有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更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

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覈，守令之於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爲急務，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財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

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

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邇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勵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効也。然法曰：「無恃乎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預防之圖，在此時候，而迄於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

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于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豁然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

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爲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有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佐，使羣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

不然臣恐扁鵲望之而走也。狂瞽儒臣，輟觸忌諱，惶悚無已。雖然，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伏維聖明少留意於此，天下幸甚。」（見張文集論時政疏）

此疏所謂「血氣壅閼之病一，臃腫痿痺之病五」，正對時事下針貶。惜當時患病已深，血氣壅閼的世宗皇帝既不願聽，臃腫痿痺政府人物也不願改，而一時君臣所孜孜努力的，是信道教，做醮詞，（又叫青詞）幾形成一種「道士政治。」趙翼說：

『嘉靖中又有方技濫官之稅政。邵元節以禱詞有驗，封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演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帶，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掃。尋又賜闡教輔國玉印，進禮部尙書，給一品服廕。其孫啓南爲太常丞，進少卿；曾孫時雍爲太常博士；其徒陳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人真人，累進禮部尙書，少保少傅少師，明代一人兼三孤者。仲文一人而已。尋又封恭誠伯，歲祿千二百名，廕其子世同爲太常丞，世恩爲尙寶丞，塔吳濬，從孫時雍爲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羅萬象之流，亦皆以符呪燒鍊扶鸞之術，競致顯榮。甚至顧可學官浙江參議，亦以煉秋石得幸，超拜工禮二部尙書，盛端明官副都御史亦以通曉藥術拜工禮二部尙書，朱隆禧官順天府丞亦以長生祕術加禮部侍郎，則不惟方士藉以干進，卽士大夫

亦以之希榮邀寵矣。』（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卅四）

世宗既如此迷信道士，則與道士絕對相反之說如文忠的陳時政疏自無從而入，因之國政日趨於廢弛不振，達於極點，不堪言狀了。其後世宗謝世，文忠乃得漸次起而用事，力主法家精神，嚴厲振作，一反嘉靖時代的道士政治，遂造成萬歷初年富強之局，至死後猶得其餘蔭坐享太平近二十年，以繼任不得其人，又復返於廢弛不振之象，以至亡國。文忠的法行則立即轉弱爲強，文忠的法廢，則漸至由弱而亡；由此可知文忠與時代國運的關係非常密切而且重要。梁任公謂文忠爲明代惟一的政治家，（參閱本書末章）實在是真確。沒有嘉靖時代的廢弛，不易產生文忠振作的設施，沒有萬歷末年的廢弛，也不易顯出文忠振作的功效。「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文忠這個大人物實兼具這兩重意義。要了解一個人物，次須了解他的家世。文忠公的家世怎樣，我們試爲考證出一個大略。

文忠公的始祖是一個軍人，名叫關保。關保因在明初有軍功，做了歸州守禦千戶所千戶。由關保傳到唐，就是文忠高祖的父親。文忠的高祖叫旺，曾祖叫誠，號懷葛。懷葛以別支由歸州徙居江陵，遂成江陵人氏。懷葛是一個木訥長者，有聲於鄉黨。據文忠的敘述如下：

『懷葛公陰行善施德於人，不食其報。身自苦作，得錢卽以周貧乏，或施僧供，家無餘財。有識鑑，雖口吃而其言皆足爲訓，里中父老稱爲賽子，每舉其言，以誡戒子弟，必曰張賽老云云。其見敬信如

此。』（見張文集先考觀瀾行略）

由懷葛到文忠的父親之家世概況，據文忠的敘述如下：

『審祖生三子：長鉞，仲即鎮，季鉞，能治生饒於財，鉞業儒爲邑庠生，鎮豪宕任俠不事生產，又弗業儒，然審祖顧獨愛踰於伯季遠甚。鎮生先君，審祖乃曰：「吾生平濟人多矣，後世必有興者，其在此兒乎！」長而白哲修美，宗室有欲以女妻之者，審祖曰：「吾以此兒大吾宗，何以婦人貴乎？」卒不許。弱冠補郡庠，關西少華許君督學楚中，試居高等，選郡中士才質尤異者，別居書院肄業，先君與焉。其後院中士先後皆取科甲，貴顯於時，先君乃獨七舉不第。』（見張文集先考觀瀾公行略）

觀瀾是文忠父親的別號，原名文明，字治卿。在明代要貴顯，十之八九須由科甲進身。文忠的父親既「七舉不第」，所以終身以一個秀才困守鄉里。教養兒女，觀瀾享年七十四歲，妻趙氏，共生了四個男兒：長兒即文忠，次爲居敬，郡庠生早卒；次居易，曾做荊州右衛指揮僉事，四川都司軍政僉書；次居謙，是個舉人。文忠父親的性行，據文忠的敘述如下：

『先君幼警敏，爲文下筆立就，不復改竄，口占爲詩，往往有奇句，然不能頰首就繩墨，循榘矱，以是見屈於有司。性任真坦率，與人處無貴賤賢不肖咸平心無競，不宿仇怨，人亦無怨恨之者。嘗誦邵堯夫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吾殆庶幾焉。喜飲酒，善談諢，里中燕會得先君，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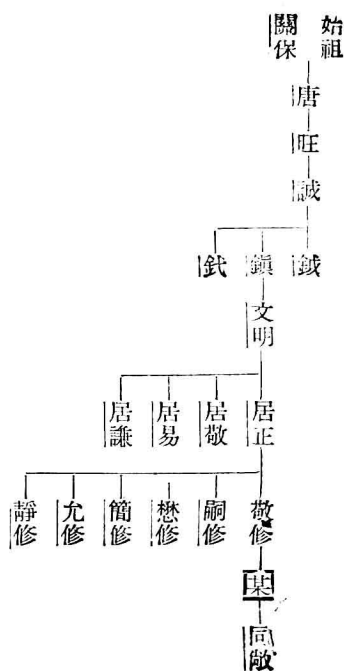
終席盡歡，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靡不愛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載至就飲。其自奉甚約，每食未嘗過二器。不肖歲時或間奉綺麗，才一着即藏之篋中不復用。凡服食器物雖至敝壞，不以分給諸子，妾媵皆不得衣帛。不肖嘗諷之曰：「大人老矣，何自苦如此？且今藏之，不過以貽後人耳，大人且不敢用，彼爲子孫者何福可以消之？」先君言：「吾性適爾，豈爲後人計乎？且今後世師吾儉，乃所以貽之也。」然以周貧困，濟艱急，則又無所惜云。」（見張文集先考觀瀾公行略）

由上看來，觀瀾確是一個好人，有這個好父親，所以養出文忠這個好兒子。在最初觀瀾寵愛文忠，教導文忠使其學問有成；在後來勉勵文忠，督促文忠，使其事功得就，可見家教與人物的產生確有幾分關係。

文忠原配顧氏，繼配王氏，共生了六個男兒，一個女兒。長兒叫敬修，禮部主事，於文忠死後一年因蒙家難自盡死；次兒叫嗣修，進士，翰林院編修；三兒叫懋修，進士，翰林院修撰；四兒叫簡修，錦衣衛指揮同知；五兒叫允修，秀才；六兒叫靜修。女嫁劉戡之。敬修有孫同敞，由中書舍人官至兵部侍郎，於崇禎末年死於國難，事見明史。（詳見張文集文忠公行實與明史本傳）

依據以上所述，文忠的世系可作成一簡表如下：

世系



至於文忠的生平事跡既不少，有關係的方面又多，須待以後分章詳述。現在先作一年表如下，以便查考。這個年表所取的材料多半注意與文忠有關的重要事實，但求簡明不務繁雜。表內所標年代係依據劉大白編的五十世紀中國歷年表為藍本，而所註年齡、政局、與事蹟三項，則以明史、張太岳文集、張文忠全集與歷代名人年表四書為依據。（按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中文忠曾孫同奎曾將文忠的家乘送呈禮部，內有年譜一種，今已無從查考了。）

年表

年	代	年	齡	政	局	事	蹟
(附注公元)							